

## 锦里诗苑

## 折叠的时空(组诗)

李永才(四川)

## 小市街

雨歇花林。那一艘宋朝的客船  
在桃叶渡头,停了很久  
谁也说不清  
而今,徘徊在沧桑的街巷  
于我而言,泸州过河  
——绝非小事  
忆往昔,一江春水  
涌来的商贸,挤斜几排  
小青瓦木房子  
赤酒流霞哟,流过一片  
荔枝树下的人家  
——自那条茶盐官道  
从宝莲街出走。小市的岁月  
已静待千年。梦华散尽  
还在静待什么?

## 临湖亭

他用一壶浊酒,将一生沉浮  
醉成窗外的残山剩水  
何其有幸。一个从岁月迷局中  
转身而去的闲人  
仿佛一只鸚鵡  
独坐于临湖亭,一叶轻舟  
迎贵客。对饮当轩  
把内心埋于一幅山水  
静寂之外,似有鸟语学舌人言  
当晚风吹过时四面芙蓉花开  
如流水般幽远,又似月光一样干净  
仿佛刹那间,整池莲蓬  
都有了清冽之气

## 苍蝇馆子

简陋的桌面,目光坚定  
色调是一份账单。在主人的台历上  
翻动着不同的面孔  
有的微笑,亲切,是敞亮所需要的一切  
都萦绕于此  
可以佐证与主人的某种联系  
有的沉郁,沮丧,就像一种气候  
不必抱怨,也无所谓喜爱  
许多主题,似乎都体现为奋斗  
或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事物的表面  
如酒瓶上的印迹,手上的痕迹  
以及木墩上,岁月撞击的小坑  
时间的灰色,并不妨碍世界  
变成橙色的秋天  
只要维持足够的  
——谦卑  
秋风送来的就完全可以吃掉,  
所有客人的悲欢  
包括一个苍蝇馆子的意义

## 西街的老板娘

岁月像豆腐,被时光切割成

一派水岸的食铺  
鳞次栉比,方方正正  
而阳光,  
斜倚在柜台的一侧,招呼  
那些从酒馆门前走过的南腔北调  
那些沉重如铅的脚步  
停下来,汇聚在一排老槐树下  
无须等待,且去林下畅饮  
每一个档口,都有落叶预订的椅子  
很快,喧嚣远去了  
江面上的鱼儿,在白花花地翻动  
水声哗啦啦,像  
在盘算一天的银币

## 老茶铺

光与影穿斗的屋檐  
青砖灰瓦,归隐于尘世一角  
却掩不住,一家茶铺飘出的  
百年遗存的烟火味  
铁匠铺起落的叮当声  
潦草而嘈杂  
在阳光倾斜的影子里  
住着草鞋和八仙桌

光与影躲进一只取景框  
白发、青衫,摇晃一把油纸扇  
仿佛一片干净的雪地  
飞起一只仙鹤。  
犹如时光流过天窗  
寂静回到内心。经历了更多的未知  
可以省略街巷与村落  
让一段金钱板  
在原始的斗笠中脆响

光与影站在历史的岔路口  
南来北往的茶客  
被一条老街,挤进狭窄的马路垭  
一个飘摇的居所  
不为虚度此生。只为一只茶壶  
两盏茶碗。淡泊的日子  
在杨柳河上起伏

## 老茶铺

任凭风雨,沙沙而过  
把一只清瘦的小船  
停靠在彭家场的老码头  
——不见山高月小  
只见流水绵长

## 锦水的局部

锦江总是这样,决绝而任性  
一如既往地,将春天分发给平原  
一些黄昏,还来不及解读  
而更多的日子,已不见了踪影  
总是如此。有一些小脾气  
更有大格局。长久地追逐群楼  
白云和呼啸而过的风声  
既往多少帆船逝去,就有多少三角梅  
在你的窗外重生  
我对锦江,始终保持敏感

阳光明媚,野花恣意  
清风徐徐,又一片绿柳  
被抚得过于舒适  
你看,那些栅栏围起的空间  
藤蔓与柳丝相互缠绵  
牵牛花的小手,从东墙爬到西墙  
看似杂乱无章  
实则是一种秩序和自由

## 望江楼随笔

一枚落日,延于早春的眼神  
除了满园修竹是确定的  
那些事物,都具有不确定性  
望江楼盘腿而坐  
在公园门口,享受唐朝诗人的闲愁  
岁月无序,静止在一条曲折迂回的长廊  
汹涌平复于柔情,如梦中风月  
只钟情于一个水码头  
所有浮光掠影,都随锦水散去  
又何必在意怀里  
晚风推开我的窗门  
俯仰都是枝叶扶疏的翠影  
好像心事重重的楼阁  
深陷于一片洪荒,万物的姿色  
掩饰于鸟巢  
或许正待一轮新月来确认  
每一扇天窗  
都是欲说还休的言辞  
多少光阴,被掷出  
落日搀扶一棵老皂角,此消彼长  
一只金丝鸟,从皂角树飞落柿子树  
翻阅每一张枯叶,如阅读磅礴的残笺  
皂角太苦,核桃太硬  
唯有羞湿的柿子,可以成为今晚  
一枚似是而非的幸福

## 飞翔在时间的旷野之上(组诗)

苏首飞(广西)  
初夏之蝶

它们翔舞在时间的旷野之上  
尽管短暂,但绚烂而恣意  
翅膀斑斓,似岁月痕迹  
美若时光之眼,窥见  
那颗不被定义的心灵

它们追逐夏日蝉鸣与塘面荷香  
追逐流岚、雨露与舞蹈的阳光  
它们拥有每一个绽放的日子  
它们不被围墙之外的车水马龙  
与喧嚣都城、远处楼群所定义  
它们定义自己的飞翔与存在

在现实的城池,人们奔走在  
一场叫生活的赶考。你可曾听见  
内心之蝶羽翼轻颤的微歌与召唤

尝试找回那个蝶舞纷飞的午后的  
那人,重回诗意的荒原与辽阔

## 诗人的忧郁

我抵挡不住一首诗的光荣  
决定放下成败得失与浮华  
像雨水一样  
游走

我开始想念所有遇见和消逝  
所有不被读懂的忧伤与孤独  
所有绝版的诗  
有人半卷掩面,静坐窗前  
闪电割开夜晚,照见内心  
照亮你坚毅的面庞和忧郁

将一首诗的细节全部抽离  
并隐去所有的地理信息  
我将情绪的诗句推倒重来  
让我明白一切

## 空如我心

将词里行间的杂念剥离  
将自己抽空,谦卑如尘  
将相送淡化  
将一季花开的芬芳隐藏

有人梦见一地月光  
有人站在无边麦地  
草木清香是对泥土的感恩  
有人在路上遇见了自己  
远方的道路把自己拉远  
头顶的天空把自己抽空  
清风把自己唱得更清亮

虚怀若谷的人可梦见幽兰  
空如我心  
静默若向晚的微雨轻落

## 各怀心事

有人提一袋草药,追赶  
忧郁的黄昏,以及落英  
喧嚣里听不见自己心跳

一场雨低语着路过街面  
脚印是傍晚哭泣的两点  
朦胧的远山是春天的面庞  
谁的眼在一瓣花后躲闪

夜幕将至,  
道路拥堵,谁心急如焚  
在天黑前赶下一场约会

找不到洞开的门  
草木盛开忧郁  
柔弱的那人站成一棵树  
细数从身上掉落的季节

## 沉默的歌谣

你不必耿耿于怀:大城或小城  
到哪儿都一样,繁华与喧嚣  
已让人失去表达与倾听的耐心  
醒着的已醒着,沉睡的还在沉睡

有人在路边歌唱。我只想背负  
一些音节,在大地上行走,深入  
街头巷尾和讨价还价的菜市场  
以及机器人穿梭的工业城

而那位手持灯盏匆匆赶路的人  
尽管他一路静默无语,只有风  
手中灯盏自会与黑夜顽强对话

## 时光如溪

我来时晨曦初起,我去时灯火已阑珊  
我来时车厢空荡,我去时空荡了车厢

读完一页诗或一个故事,倦卷静默  
远处闪烁的城市灯火,温柔或孤傲地  
凝视那些欢愉或者疲惫的心灵与回忆  
车窗用倒影书写那些语焉不详的故事

身后的依依桥有溪水潺潺流过午后  
似时光之溪流逝。我们要坐在岸旁  
看鱼翔浅底,静听流水与时间的微语

## 遇见你遇见了孤独

忧伤少年从阡陌走来  
乡野隐退在身后时光  
皱纹是他青年的迷茫

楼群如一片孤独丛林  
窗外爱情躲闪的双眸  
宛若萤火虫微弱的光亮

遇见你遇见了孤独  
就像夜晚丢失了睡眠  
黄昏丢失晚霞的翅膀  
清晨丢失唇瓣的露珠

低着头,穿街走巷  
舌尖没有小鸟跳跃  
词语像流动的乌云  
足下的石头疼痛般沉默

## 远远微光,无边无际

我们不可拒绝一首诗的温暖  
一支烛火的光亮,所照耀的  
漂泊。城市灯火,所掩藏的  
孤独。风中,点亮一盏怀念

你是从  
那朵火焰中来。从远远的  
海上灯盏中来。无边无际的

微光。彼岸,村庄寂静生长

## 雨水流经叶片

荔枝林覆盖你的山岗  
所有的日子高高挂在枝头  
一群青色的果实结满等候  
一个人的寂寞。枝繁叶茂  
村庄,根须在土地肆意蔓延  
闪电穿过幽深的丛林和四季  
雨水流经叶片,洗洗目光

## 潮汐吃货

当鸥鸟鸣唱,飞掠而过  
划下窗前幽蓝。落入  
你正翻阅的时光诗篇  
云霞已点燃向晚的海岸线

沿着绵软沙滩奔跑与追寻的人  
试图在沙岸种植记忆的脚步  
潮汐涨落瞬息带走潮湿的故事  
暗夜中的潮汐吃货,像是与  
另一个遥远的自己对话……

有人将海的传说储藏于紫砂茶罐  
岁月的陶罐易碎,如星点碎裂入海  
海水以其辽阔承接星空。就像  
星空收藏无数只可照见你的眼眸  
如月光澄澈,穿透千年之后的  
尘世与往事

## 温柔的时光

丁海明(山东)

阳光下种植一个梦  
愿每一首诗都有人喜欢  
愿所有的诗句都拂去沧桑  
每一个汉字都消解疲惫  
月色下读一读,夜也就亮了  
像是一盏明灯  
照亮周遭的幽暗,点点流萤  
荡漾了温软的岁月

## 昼眠

王靖翔(浙江)

昨夜三更方入梦,醒来红日已当楼。  
帘前燕雀争相语,窗外桐阴翠欲流。  
枕上诗书犹未合,茶边烟水自悠悠。  
浮生半日从容过,不问人间几度秋。

## 春咏

高飞(陕西)

暖律催寒去,东风拂野芳。  
新芽舒嫩柳,细雨润晴江。  
燕舞穿帘影,莺啼绕画梁。  
物华皆焕彩,盛世沐晨光。

## 旧机留温 母爱绵长

刘力(江西)

亲访友,满心都是欢喜与骄傲。这份童年独有的美好,数十年过去,依旧清晰如初。

后来全家迁居黄石,路途遥远,许多旧物都无奈舍弃,唯有这台缝纫机,母亲一路小心搬运,带到了身边。新家有了专门的书房,父亲却依旧习惯在熟悉的机台上绘图。只是住进城市高楼,邻里往来渐少,很少有人登门求助缝补衣物。

即便如此,母亲依旧常常买布,亲手为家人缝制衣裳。可长大的我们偏爱商场成衣,渐渐少了儿时穿上新衣的雀跃。母亲眼底总会掠过一丝落寞。我读懂了她的心思,每次回家,总会特意穿上她缝制的衣物,想让她知道,她倾注在针线里的爱意,我们一直好好珍惜。

岁月流转,父亲离世,老宅拆迁,母亲搬去了小区小屋。几番精简家具,这台缝纫机依旧被她带在身边。本以为日子会就此安稳,病魔却悄然袭来,从此母亲常年与病痛为伴。

往日不停运转的缝纫机慢慢沉寂,机身锈迹渐生,踩动时也时常卡顿,一如母亲日渐衰弱的身体,穿针引线都变得吃力。可她生性坚韧,从未向病痛低头。她四处搜集医书,日日坐在缝纫机旁研读琢磨,凭着这份坚持摸清自身病情,从容对抗病痛,连主治医生都为之赞叹。

晚年的缝纫机,成了母亲的精神归宿。记忆衰退后,她便在机台上摆放纸笔记事,案头常置医书、歌本,书香与曲韵陪她度日。她在

## 百味人生

一年前,我从警校毕业,分配到乡镇派出所。报到当日,我把崭新的警服反复熨烫,皮鞋擦得锃亮,满怀憧憬走进所长办公室。办公桌后,四十多岁、脸膛黝黑的所长颜军正伏案批阅文件。得知他已是一名从警二十五年的老民警,我心中顿生敬意。

入职第一天,所长带着我走遍辖区街巷,路上语重心长地说道:“大家来自五湖四海,各有经历与志向,能相聚共事便是缘分。希望你珍惜这份情谊,和同事们并肩努力,一起把工作干出样子。”初入警营的我只觉得所长的话语平实,认真点头应下,却未曾想到,往后一桩桩经历,让我真正读懂了这番话的重量。

入警第一周,我迎来首次独立出警。辖区刘大姐报警,称邻居夜夜高声播放音响,扰得她心神不宁、难以安睡。我信心满满上门沟通,开门的壮汉却满脸不耐。我表明身份,讲明来意后,对方猛地摔上房门,门板险些碰到我的脸。我窘迫又委屈,悻悻回到所里汇报情况。

所长没有批评我,接连问我是否与对方深入交流,是否弄清对方扰民的缘由。我一时语塞。随后他陪我再次上门,全程没有提及投诉,只是耐心和壮汉闲谈。一番交谈后才知晓,对方刚经历离婚,独居的他夜夜失眠,只能靠音乐排解愁绪。

所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劝解:“日子总要向前看,别亏待自己。想听音乐可以把音量调小,楼下大姐身体不好,经不起吵闹。”壮汉心有所悟,当即把音响搬进卧室。返程路上,所长叮嘱我:“基层警务从不是非黑即白,我们面对的往往是身陷难处的普通人。很多时候,我们的职责不只是约束,更是伸手拉人一把。”我将这番教诲默默记在心底。

基层调解的琐碎,很快又给我上了一课。辖区一家面馆和一家馄饨店,因门前占道问题争执两年,多次报警处理。这天两家再起冲突,我和同事连忙上前劝架,来回奔走八趟,说得口干舌燥,双方依旧互不相让。心力交瘁的我萌生退意,向所长提议让双方走司法程序。

所长并未动怒,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调解协

议。原来这场纠纷由来已久,两年间他先后上门调解十余次,也只能暂时平息矛盾。“你觉得跑八趟就很多了?”所长缓缓说道,“所有成绩都是靠一次次奔波、一遍遍坚持换来的。如今他们虽有口角,却不再大打出手,这就是进步。你多跑一趟,和解的希望就多一分。”

重拾信心后,我又接连上门五次。第十三次调解时,两家终于各退一步,划定地界、签下协议。面馆老板特意端来一碗热面道谢,捧着热气腾腾的牛肉面,我心里满是温暖,也体会到基层工作独有的成就感。

让我真正完成蜕变的,是去年寒冬的一个深夜。凌晨两点,报警电话急促响起:一名七岁男童走失,家人在零下五度的寒风中寻找两小时仍一无所获。所长立刻组织全所人员紧急搜寻,我和队友沿着河岸摸排,手电光束划破夜幕,凛冽寒风中冻得双脚发麻。四十分钟后,我们在公园假山后找到了蜷缩在地上的孩子。他浑身发抖,嘴唇发紫,连话都说不完整。我急忙脱下大衣裹住孩子,抱着他奔向警车。

车内暖意渐起,孩子小声念叨着冷,我的眼眶瞬间湿润。将孩子平安送回家,焦急的母亲激动得跪地致谢。凌晨四点,我们回到派出所,所长仍在值班室等候,递来一杯热茶为我驱寒。“岗位只有分工不同,没有高低之分。你今夜救下孩子,这份功劳同样珍贵。用心对待每一件小事,就是坚守初心。”所长的话,让我内心愈发坚定。

不久后,所长接到调令即将离任。临行前,他把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赠予我,扉页上写着一行字:“铁变成钢,需要火,需要时间,也需要一起淬火的人。”捧着这份特殊的礼物,我眼眶发热。

我站在派出所院内,目送所长的背影消失在晨光里。低头望向身上的藏蓝警服,初次出警的窘迫、反复调解的坚持、寒夜救人的动容,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。从懵懂的警校毕业生,到慢慢读懂基层警魂,是所长为我引路。

漫漫从警路,谆谆教诲犹在耳畔。我会坚守初心,带着这份期许与担当,在藏蓝征途上稳步前行,不负这身警服,不负心中热爱。

## 一盏明灯照警途

李新苗(四川)

锦里

投稿邮箱:763358734@qq.com  
总第 209 期